



詩語背後

# 深城記：面向香港的傳奇

2022年11月15日上午，首次見到深圳文化圈裏有「大俠」之稱的《晶報》總編輯胡洪俠，在場的還有尹昌龍、胡野秋等文化界同仁。大家聚在一起，是因為再有一個多月就迎來新安建縣450周年了，想商議一下能做點什麼事情來紀念這個有意義的年份。

新安縣設立於明萬曆元年（1573年），所轄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深圳和香港。商議結果，在《晶報》開闢一個專欄，每周刊登一篇深圳地名故事，由我和尹昌龍、胡野秋輪流執筆。專欄取名「深城記」，文章從地名切入，既講地名本身的來歷和演變，更講在這片地域上發生的代表性人物和事件，結合作者與該地的淵源，挖掘相關文史內涵。

這場專題寫作行動持續了整整一年，共發表40餘篇地名故事。開篇是我寫的《南頭古城：中華海洋文明的歷史地標》，於2023年1月1日登出。文章的編排方式很大氣，頭版全版出題配圖，正文則在第4至5版跨版編排。以後各篇文章，皆循此例。要知道，在今天這樣的薄報時代，版面金貴，專闢三個版面發一篇東西，實在是一件難得的事。

我來深圳的時間並不長，是2021年7月才從北京南下，開闢作為「新深圳人」的人生之旅。擇一城終老，看來是深圳了。說起來，自己對這座城市並不陌生，來來往往無數次，但以前都只是匆匆過客，始終以他者的姿態與之交流，缺乏切實的體驗和認知。從此往後，深圳成了餘生的棲息地。正如南兆旭先生說，要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當作宇宙的中心來關注。我以半生的閱歷，加上新人的好奇心，開始認真閱讀這座充滿想像空間的城市。閱歷支撐了感悟力，好奇心喚醒了寫作的衝動。「深城記」專欄的開闢，於我正是一個機緣，它是一扇觀察的窗戶，亦是一片耕耘的田地，使自己融入新生活的進程更快捷，也更扎實。

我們三位寫作者，因工作生活經歷和個人興趣不同，選取地名各有側重。我寫的15個地名，包括海灣、河流、山地、市鎮、街區、樓宇、鄉村等，地域地貌不同，卻有一個共同點——毗鄰香港，或與香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每個地名故事雖獨立成篇，亦可看成一個整體，從地名入手，解析深圳的成長密碼，揭示其中的香港元素，追尋深港兩地的山水文脈，探索雙城合作的路徑和前景。

深圳與香港，書寫了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雙城故事。我與香港結緣，始於2004年9月。當時，從北京被派往香港工作，一去16年多。有了這漫長而難忘的駐港歲月墊底，處理起這些涉港地名來就比較得心應手，有時甚至產生捨我其誰的感覺，彷彿是為我量身定做。真應了那句俗話，一切過往皆為序章，而唯有從事寫作，以前所有的經歷都不會浪費。

這些故事，是傾注了個人經歷和感悟的城市敘事，也是一個人與一座城的共同記憶。有三條主線，或者說三條歷史脈絡，時隱時顯，貫穿於每一篇地名故事之中。三條歷史脈絡，指向三個地名符號：深圳、香港、新安。

第一條歷史脈絡是改革開放。這條脈絡有很多起點，但就深圳而言，最無可爭議的是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的成立。形象地說，改革開放摸着石頭過河，摸到的一塊大石頭便是在沿海地區設立四個經濟特區。其中，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廈門與台灣隔海相望，汕頭則着眼于龐大的海外潮汕人群體。經過40多年的發展，四個特區各有特色，而以深圳成就最明顯。究其原因，澳門畢竟體量太小，對珠海的帶動作用有限；台灣與大陸的往來尚有諸多障礙，難以全面促進廈門的改革發展；海外潮汕同胞對汕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影響終究是間接的、分散的，難以形成直接的整體推動力；深圳則不然，香港因素深度介入，對這座南國新邑的城市性格和城市面貌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第二條歷史脈絡是「一國兩制」。雖然「一國兩制」構想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最初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實踐卻始於1997年香港回歸，歷史則可以追溯到1840年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改寫了中國歷史，重塑了中國社會。一百多年來，新安縣被一分为二，深圳河兩岸同源分流，香港和深圳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和社會文化。香港的存在及其獨特作用的發揮，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智慧結晶和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結果。同時，隨着深圳奇跡逐漸名動天下，深圳與香港的關係相應地經歷了全面開



「深城記」開篇文章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登出。作者供圖

放拜師學藝、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同向互補共建灣區三個階段。兩個城市互相成全，留下了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的雙重佳話。

第三條歷史脈絡是海洋文明。這是一條更加源遠流長的歷史脈絡，有關故事可以從1573年新安建縣講起。新安縣的設立，反映了明王朝經略海疆的宏大氣魄，代表了中國古代海洋文明發展的巔峰。中國傳統文化有三大地域顯學：一是敦煌學，展示大漠孤煙的邊塞文化；二是藏學，呈現冰山雪域的高原意象；三是徽學，描摹如夢似幻的江南煙雨、小橋流水。這些都是構成中國文化版圖的重要元素，但裏面還缺一塊：浩瀚的海洋。新安縣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全由濱海地帶和沿海島嶼組成的縣級行政建制，數百年來，留下了經略海洋的豐厚遺產。香港是海洋貿易時代的產物，迄今仍作為資深的國際航運中心，在船舶註冊、融資及管理、海事保險、海事法律及仲裁等方面擁有領先全球的專業服務能力，並與倫敦、紐約、新加坡並列為世界頂級海事仲裁中心。深圳正努力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馬不停蹄地籌建海洋大學，還專門成立了海洋發展局。文化因需要而生，上述種種，都是對海洋文化的深切呼喚。也許，隨着粵港澳灣區建設深入推進，深港文化交融發展，可望形成一個以海洋文化為核心的地域顯學——新安學。

上述三條脈絡相互交織，構成了深港雙城變遷的歷史邏輯。所以，我的「深城記」，不只是深圳這座奇跡之城本身的傳奇，同時也是面向香港的傳奇。貫穿其中的三條主線，固然是對深港兩地政治經濟社會變革的關注，亦是對生活其間人生命運的關切。這關注和關切，或可用開篇南頭古城故事中的一副對聯來表達：

新安一脈五百年多少桑田滄海  
深港雙城三千里無非天道人心

字裏行間

# 「百無一用」黃仲則

黃仲鳴

1960年代的9月，不同現時的燠熱，已有秋涼的「味道」。當時也，家境貧困，一介孤苦少年，忽然讀到一句「九月衣裳未剪裁」，大有感觸而潸然淚下。這句「九月衣裳」，出自黃仲則的詩句。

同一年代，因崇文好讀書，但有一詩句重重擊進心窩；那是「百無一用是書生」，立身處世，眼望前途茫茫，別無技能，遂有後來王強之嘆「讀書毀了我」之感。

那年也，認識一位大哥哥。一夕驚聞他失戀，在一個飄雨的秋夜，呆站於女友的樓下，頂冷候她歸來。我陪他站了一會，寒衣未裁，確是冷到不得了，唯有不得不捨他而去。「為誰風露立中宵」，這也是黃仲則詩句，我用來形容大哥哥此情此景確是貼切。

在那淒苦的日子裏，黃仲則的詩句陪伴了我那孤寂的日子。1980年代，在坊間看到一部《黃仲則詩選》（劉逸生主編，止水選注，香港三聯書店，1981年），大喜，購之，每日擇一二首，吟之，不勝欣喜。這位清代乾隆時的詩人，與我名字僅一字不同，倍感親切。況且，他少年的痛苦遭遇，實有同病相憐之感。這部書失落已久，近日清理書山，得之，大喜也。

「九月衣裳未剪裁」句，出自《都門秋思》四首之一：「五刺車聲隱若雷，北邙惟見塚千堆。夕陽勸客登樓去，山色將秋繞郭來。寒甚更無修竹倚，愁多思買白楊栽。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

「百無一用是書生」出自《雜感》：「仙佛茫茫兩未成，只知獨夜不平等。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卷愁成識，春鳥秋蟲自作聲。」雖自稱「百無一用」，但被他看眼上的也沒多少人。止水注曰：「『十有』二句：我（指黃仲則）所遇到的人中，只配讓我白眼相對。我也知道，百無一用的該是像我這樣的讀書人了。」止水又說：「兩句寫出黃仲則的人生態度，他的好友洪亮吉寫的《黃君行狀》中載：『君美風儀，立偉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為偉器，或以為狂生，弗測也。』可見詩人與世相違、孤芳自賞的性格。『百無一用』句，是自嘲語，是憤激語。」

「為誰風露立中宵」，出自《綺懷十六首》第十五。讀這句子，使我想起李商隱《無題》的「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句，「風露」見高啟《蘆雁圖》：「沙關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我那位大哥哥慨情而多愁善感，和黃仲則真有古今同慨之感。

黃仲則一生「貧病愁苦」，論者說他學李白，但我讀之，卻無李白的豪邁氣，更無風流氣，滿紙淒酸。回首我少年的漂泊生涯，確是不堪回首月明中；今已9月，但已不憂不懼寒衣未剪裁之苦矣。然，那位大哥哥已人間蒸發數十載，不勝悲乎！



舊書重睹，不勝感慨。作者供圖

##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 秣莊·紮住上·五勞七傷·搶韁



2020年東京奧運張家朗奪得金牌，今年2024年巴黎奧運他成功「秣莊」，真係實力嘅表現！



碧根飽餐1970年甩咗歌都「紮住上」，唔怪得知德國佬佢做足球球霸大帝喇！  
拿皮咁又係「紮住上」，有咁嘅精神點樣橫掃網球壇多年呀？  
拿皮狂戰連年，打到「五勞七傷」，應該打埋今次巴黎奧運收皮喇！



你真係生性，知道就到終點就識得同我「搶韁」！  
《粵語講呢啲》  
秣莊·紮住上·五勞七傷·搶韁

「秣莊」，指莊家贏牌而繼續做莊，書面語叫「連莊」。廣東人叫「留班」做「秣班」。有人會說，「秣班」和「秣莊」中的「秣」這個借字會否由「留/連」音變過來的呢？思路是正確的，據筆者的考究，「秣」應由「連」音變而來：

連/lin4；變調→練/lin6；變韻母→秣/lam6  
「秣莊」用於比賽中指連勝。

「紮住上」多指運動員包紮着傷患處上陣。此狀態人們多推許為「大運動員精神」，毅力之所在。其實這來得有點勉強——保證了可上陣卻保證不了達到一定的成績；不幸的還會惡化傷患情況——輕則需要休息一段不短的時期，重則可能就此結束運動生涯。為此，當事人只應在情非得已下才採用這個看似積極的策略。環顧現實中的個案，當事人包括其教練團隊都不會理性去看上述的道理，尤其處於爭出線或爭勝位置的狀態，致令在退役後就算有名有利卻失去了正常人的健康狀況，是否得不償失呢？

廣東話的「頂硬上」指雖則力有不逮（可能有傷患）或已接近能力的極限，卻勉強地堅

持下去。「紮住上」也有「頂硬上」的意思。一般也稱運動員「啲藥」（服藥）、「打針」（注射針藥）以抑制傷患痛楚的方式做「紮住上」。總而言之，「紮住」不表示「頂得住」。話說回來，上述方式雖不同服用禁藥，也是官方許可的；但這會令運動員對藥物造成依賴，不但為身體帶來後患，還隱性地衝擊着那所謂公平的體育精神，值得用者三思。

中醫上，「五勞七傷」指心、肝、脾、肺、腎等五臟勞損的疾病以及陰寒、陰痿、裏急、精漏、精少、精清、小便頻數等腎氣虧損的症狀；後用以形容某人因過度勞損，致令身體狀況到一個非常危險的水平。

香港不少退役運動員表示長年征戰，基本上已「五勞七傷」，以致在好大部分時間都是負傷上陣。吃吃消炎藥、止痛藥已成為體育生活的一部分；對此，筆者深感難過。所以筆者想強調一點：「紮住上」無疑是堅毅精神的一種，但亦不可輕視所帶來的風險——輕則提早退役，重則影響餘生的正常健康生活。

騎師憑「韁繩」來控制馬匹前進的方向，也用於催促馬匹向前衝。「搶韁」，不少人誤寫成「搶韁」甚至「搶薑」，致令無法望文生義。原來「搶韁」是香港人創作的賽馬術語，形容賽馬時馬匹不受騎師控制而主動發力衝前。後來此詞用來形容某人做事非常主動或經常搶着發表。後者通常都出現在長者身上；他們於交談時總是滔滔不絕地把自己的想法輸出，其他人不易找到發言位。

2024年巴黎奧運，香港運動員除摘取了兩金兩銅外，其他參賽者亦表現出色，可喜可賀；唯傷患的隱憂揮之不去，筆者有感如下：

傷患體育一部分 棄賽人生留遺憾  
體育精神賴投入 五勞七傷同災注

身體負荷有極限 啲藥打針人都敢  
後患實情擺響度 當時只認博一鋪

預設結果力追求 多數未能青史留  
搏命生涯很光彩 唔願身子唔感該

運動明星壓力大 上得陣就要搵牌  
錢錢許勝不許敗 有實力都講唔埋

紮住係俾仲要上 身體不容你搶韁  
運動員影響力大 信念偏差跟走歪

全人期望似欠債 擇仲要係搵金牌  
負傷上陣人感動 人生流長要保重

學子邊疆行

張婉萍 香港科技大學物理系

# 在新疆感受中國之美

落地喀什當天已經是北京時間晚上10點半了，我們一路直奔酒店。非常幸運，我們的酒店對面就是喀什古城。古城的夜晚非常熱鬧，載歌載舞，樂聲不斷。這座中國最西部的城市，它的繁華卻也不輸其他內陸城市。

第二天早上，我們便直奔喀什古城城門口，趕在早上10點半的少數民族開城儀式之前到達。聽我們的導遊說，他有一個朋友早上9點到那裏就為了看開城儀式，然後在10點半的時候就被擠出來，變成了看人的後腦勺。走進城門之後，撲面而來的就是充滿維族風情的各種建築物，街上也有許多穿着維族服飾的人。在這裏我感受到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其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實踐。我覺得，喀什古城是我去過的古城當中最能保持自身特色的地方，不單是建築，更有裏面的民俗文化。我去了一個老爺爺的家裏，他竟然在自己家裏開了一家小賣部，售賣當地特色金銀器物。原來不止外面的商店會賣東西，村民也會自己在家門口擺攤賣東西。

第三天的主要行程是去看白沙湖。我們坐了六個小時的大巴車，途經戈壁灘，不遠處是連綿起伏的崑崙山脈，紅色、黑色交錯在一起，巍峨的慕士塔格雪山高聳入雲，這一路上的風光不斷，讓我拉滿了對白沙湖的期待。可能有人會說，不就一個湖嗎，內地其他城市多的是啦。我去過很多中國名湖，包括杭州西湖、蘇州太湖，還有同在新疆的賽里木湖，又究竟是什麼樣的湖值得我們花費如此之多的時間去看它？坐落於帕米爾高原上的白沙湖就像是一顆遺世明珠。它不似我們平時所見的湖泊，遠遠在停車場望過去它是湛藍色的，近看卻是碧綠色的。湖邊被少數民族居民騎來營業的犏牛，牠們身上雪白的毛和遠處山上的白沙相映襯，真是一幅來自大自然的潑墨山水畫！

第四天，我們去了盤龍古道，導遊說盤龍古道有600

多個彎道。我當時就好奇為什麼一條路要特意弄那麼多彎，是為了弄成旅遊景區嗎？原來這條公路是為了連通塔縣瓦恰鄉與外界而修建的，目的是提高生活在當地的居民的出行條件。但是因為地理環境的挑戰，公路從海拔3,000多米爬升到4,200多米，如果將公路修成直路會導致汽車攀爬難度提升。而且加上盤龍古道的山體是由沙土岩石結構構成，非常鬆散，很難打通隧道和建設高架橋，所以就採用了大量的S彎型路線。

開車帶我們經過盤龍古道的司機剛好就是瓦恰鄉的居民，他說，居民們以前主要的出行工具是馬，他以前也養了很多馬，後來他從瓦恰鄉搬去了塔縣居住，也買了車開始跑車隊的工作（開車帶遊客穿越盤龍古道打卡）。一條盤龍古道可以讓遊客領略新疆的美景，也能促進當地村民的經濟發展，真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我們在入口處打卡了「今日走過了人生所有的彎路，從此人生盡是坦途」的標語牌，便踏上了旅途，這一條依山而建的公路演奏著美景與人生哲理的交響曲。走完盤龍古道後的路上，我們從小車換乘上了大巴車，又花費了六個小時才回到喀什城區，旅程只是過了四天，我已經真切地感受到：不到新疆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新疆不知中國之美！



◆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白沙湖秀的白犏牛。  
主辦方供圖

## 詩詞偶拾

秋意濃（組詩）

淺秋

秋風吹滅了伏天的烈焰  
天空和大地交出高溫和滾燙  
蒲扇的風扇走出酷暑熱烈  
盛夏曾經的轟轟烈烈  
被一場冷雨而帶走  
暑氣消，天涼好個秋  
對抗不了節氣的抽打  
對抗不了節氣的抽打  
房前屋後的瓜果  
開始顯現成熟的身段  
坐在光陰的窗口  
遠眺漫天秋色  
飄落的黃葉，變紅的楓葉  
低頭下謀頭顯的稻子  
節奏變得舒緩的河流  
湖泊顯得瘦瘦，露出雙眸  
石頭從淺水裏探出身子  
變得更加潔白，猶在月光  
秋意盈盈，徜徉在心間  
蘆花飛揚  
經歷春寒更甚，經歷狂風暴雨  
在沼澤地，在淺水邊安身立命  
昂首挺立在水中，盤錯錯節  
把生命的頑強抒情  
從《詩經》裏，惹起靈魂的純粹  
彷彿一位淑女，高雅、素潔  
欲語還休，令人心生愉悅  
欲語還休，令人心生愉悅  
無盡的留白，全給了這個秋天

曹啟正